

LA VOJO AL LIBERIGO

路

盧劍波 著

今日出版合作社敬贈

今日出版合作社發行

目次

鄧序.....	一
自序.....	二
如果考落了大學(還有路可走麼?).....	四
忠實地生活!.....	八
路.....	一五
有問之答.....	二三
餌.....	三〇
附錄	
路.....	(春飛)三八
寫在「路」的後面.....	(先憂)四〇

序



在今日的動亂的中國，猶如在一年前窒悶的中國一樣，任何一個角落裏，都會無數青年在嘆息和悲哀。除開對國家民族的事情不說，在個人方面，有的爲了出學校後的求職業，種種問題，不能解決，因而引起煩悶或悲觀。假如他是一個意志比較爲薄弱的人，便淪亡而不能自拔。這原因，我們雖不能完全撇開個人的認識不清，與勇氣缺乏，然而社會制度的不合理，人類的缺少同情，與社會的和個人的迫害到處皆是，却是更根本，更重大的。在現社會制度之下，人民在政治上不平等，在經濟上受剝削，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困中，沒有行動的自由。假如我們要解除青年的一切苦悶，唯一的出路，只有根本推翻現社會制度，加以一番徹底的改造，而建立一個萬人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沒有人統治人，人剝削人的新社會制度不可。

但是，這路不是那麼樣的平坦，那是凸凹不平而且長滿了荊棘的。我們要如何才能過去，才能達到自己理想的境界，在認識，決斷與持久上，都不是容易的事。但認識是第一着，也是最困難的一着。而況今代指路的人既多，因而又「一條條是道」，究竟要走的，是那條路呢？

因此，我對於阿霞所寫的，像「路」的這一類文章，是我認爲非常需要的。他以熱

管範，誠懇的，甚至於委婉的文筆，給我們剖示了他自己走的路，給青年人一個有益的參考。沒有粉飾，沒有虛誇，我敢於說，青年人如果要解除苦悶，這類文章的確是必要的。

在人生的路上，即是說，在他所剖示的路上，我和他一同走了十多年，我自己更願以更勇敢的步伐，更坦直的心胸，做他人人生行腳的伴侶。

所以，在他的這本小冊子刊行的時候，樂於給他寫這樣的介紹文字，作為序言。

天喬一九三八，八，十，在成都。

自序

「指路」是件很困難的事；而指路的人，是最危險的：第一，自己儼然以先知或首領自命，願指氣使，以為是決無錯誤的，更因而要求他人的無條件的服從，擁護與膜拜，呼吸着這樣子的法西氣息的人，會成為奴隸，連「德模克拉西」下的公民身分與能力都會失掉。其次，自己起先是「儼然」，久之便當作「真除」，於是獨斷驕恣而且專橫起來，將自己造成亞歷山大，愷撒，或墨梭里尼，希特勒。一天天升上虛渺的頂點，而與大眾相隔絕。這不是昇騰，而反是墮落。

將指路當成職業的說教，終於是害己害人，一無所是的大顛蹶。——我生平便不大看得起這一類人，因而也時常提防着自不踐這麼樣的虛腳。

向我問路的人不少，而我自己也不能說沒有走上一條路。因爲，那就等於死滅。爲什麼要走上這一條路呢？首先，我當然自認不盲從；次則，牠在我的眼睛裏，自然是好的，——現實的，即是兌現的；實在的，即不是虛杳的。

我，因之，在我所有的答案裏，我不願儼然以先知或教主的架子來指路，而僅限於解釋自己爲什麼要走這條路，爲什麼別的路在我以爲不可走而不走，訴諸來問者——現在是這本小冊子的讀者——的理性與判斷。

假如讀者在文裏發見了有濃重的說教氣味，那只是我的文字技術不巧妙。

但是，却有一句話應當說的：即是，我走的路，既不是自虛渺出發，也絕不是走入虛無，——即是引入不能實現的烏托邦。無論是個人的人生，抑或是社會的重新建設的運動。

我對這，負上解答與辯護的責任。

※

※

※

※

※

這本小冊，包括從去年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副刊和我們自己的刊物「驚蟄」上發刊的幾篇文字。但寫的手法，是很少有幾分迂迴曲折的！本來是直坦坦的話，而必須用迂迴曲折的文字來寫，未必是作者所意欲的嗎？

附錄一篇是我的弟弟寫的，因爲牠可以補充我的文字，所以便印在冊子的後面。

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夜寫于成都。

如果考落了大學

——還有路可走麼？——

除掉了許多因為沒有錢升學的人面外，感到失意，沮喪，苦痛，也許竟至徬徨的，還有那些投考學校而失敗了的人。

升學的動機或原因，不外乎（一）奉父母之命，（二）取得鍍金資格，將來可以得到某種出售自己的精神與肉體的商標特許；（三）想得到高深的，真實的某（幾）種智識，可以有助於某種作爲……等等。

我現在只對具有後一種動機的男女青年們說說；而且更縮小範圍，單講失敗於大學入學考試的那一回事。

不管那個大學廉價到任何程度，總不是「一般人」所能踏進去的。教授從四面八方聘來，飽學的自然（？）多，而具有卓識的却很少。你可以問問他一些玄妙的學理，高深的，系統的學理，而他對答得可以如一部百科全書那樣的淵博，專精；但他却常常不懂「人間世」的生活的事象之如何來，如何去。你從他那裏，或從教科書，參攷書那裏買進來的學問，如果有多起，都標着「真理」或「獨家經售」的籤條，要你把他當做「萬應靈丹」，至少也當做「對症即靈」的藥來吞服。事實上，社會的事象，人與人間的關係，有多少是和他們的解釋或觀察大相懸殊的。因為他們離開「現實」太遠了，而且是

從書堆的縫隙中望過去的；看出來的。或是他自己老早已經帶上了一副有色眼鏡而不自覺，或者竟至把靈魂出賣了，作着某種人的傳聲器。

於是，你必須辨真，必須篩濾，必須蒸溜，必須證驗。

而如是訓練你的思想，判斷，又不是弄熟幾大部形式邏輯，數理邏輯，辯證法邏輯所能成功的。最切要的，是你常常，處處，事事，使用你的思想，你的推理，你的判斷。你會有一次二次……幾次的失錯的，但你如習用了，你便少錯誤了。書有用，但用處太有限。而不知用，不欲用，不能用那思想，推理，判斷的教授們，却到處都有。

至於要「證驗」，你却只有走進大社會。除開純粹數理科學不計。

如果你想做文學家，你且屈指數一數古今中外，最最有名，值得欽仰的文學家，有幾個出自大學？或是得益於大學的課程？

熟讀文法，不能寫好文章；熟讀文學概論，××作法，不能做出好的作品。幹，——從生活中學習，將生活和所學的打成一片。從那裏學？從生活中學。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獨見」。

也許住學校會使生活安定些，有秩序些。或許不錯。但是，你當首先學習管理你自己。為何學？學什麼？什麼程序？……你自己會有明確的觀念的。於是，你該有恆，有層次。你的生活應該逐漸合於規律？——如果沒有特別嚴重的，意外的，重大困難

發生。因爲自己該習慣於不要有人拿着鞭子打在後面。這自然困難，因爲人人都是有苟且偷安，姑息，託故，改期……等等惰性的，而惰性却該克服，克服了，便成功了一個了不起的人，什麼事都能了。

而況，學習應用自己的思考，推理，辨偽，判斷，證驗，在學校外，還有更多的機會。而學校裏，姑且搬開注入，誑騙，……不說，單講若干禮拜式的工作，也就夠妄費人的時間了。我們不可以把許多時間來自己選讀若干有用的書，觀察若干當前的事象，做若干有益自己的工作嗎？

任何生活都會給你以實實在在的受用，優於學校，教科書或教授。如果你倦於那種生活，如果你已經熟習於那種生活，那週遭，那人物……你可以毅然地另自改換一種。但你須得要在你所過的生活中的「真實地」生活過來。

我很想談談如河才算得「真實地生活」，但爲了篇幅關係，只好讓以後了。

無論何種生活，只要你肯降低你的生活標準（自然，溫飽是必需的，最基本的條件），你都可以活下去，你不要在剛走進一種新環境的時候，立刻便見異思遷；雖然你的生活愈豐富，愈多變異愈好。但你走馬觀花似看完了天下名山大川，實無有一名山大川爲你所遊過看過者。

何況這是一個大時代。

颶風過了，急雨來了。雷電動了，整盪起了！

我們該如何評價自己？該如何參加活動？依我們的理想？依我們的抱負？該如何認識當前的路線？當如何組織自己的人馬？該如何進軍？……等等。這是急不容緩的。否則，如風馳電掣的奔騰，將吞沒你自己，不等待你「跟着人家打和聲」，不等待你「爲人學得烏龜法」。

我想，你——不會有這樣「無關心」的修養的。即使有，而奔騰會來打擊你，吞噬你。一切崇高巍峨的建築都在震動中。

而這個大時代是「正」來了。

不管你爲民族存亡也好，爲保障進步，自由，而打倒暴力的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也好，也不管你爲你的什麼終極目的，而採取何種行動，——但你終歸要行動的。「準備」也是一種行動。而你將如何準備呢？

如果我的話有一些真，有一些對，你們便不該存慮得患失之心，失意或沮喪於入學試驗之失敗。那兒的高門檻不一定是「必須」跨進去的。

這時候我該奉勸你們讀一讀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

如果你們要找出路，路是有的，但先須得你走。——路是走出來的。你先前所想像跨進去的地方，有的只是「資格」，是可以標着商品，在市場上出賣的某種商標。

忠實地生活

在我的一篇的文字「如果考落了大學，還有路可走麼？」披露不久，我的一個學生在課堂上問我，說，「誠如先生所說，『任何生活都會給你以實實在在的受用，優於學校。但須得真實地生活過來。』如何才可以叫做『真實地生活』呀？先生還不會告訴。譬如，我們班上的某某，是在軍隊上生活過來的，現在爲了不得已的情形，又回到軍隊上去了。但他是以那種生活爲苦，他從那裏面找不出生活的意義，反而覺得讀書好些。再則譬如我自己，在初中畢業後，教過了好幾年書。小學校長和教員都當過。起初走進那個生活時候，也許爲了驚奇於新，也許爲了一肚子崇高的理想沒有幻滅，也許爲了那些鄉下樸實的男女兒童天真可愛。可是，一年復一年，幻滅之後，跟着來了空虛，於是不安與煩躁也不錯過他們的機會，來糾纏我了。先生是曉得的，新的生活，久了就陳舊了，沒有變換，只是一味的單調，疲勞。所謂理想也者，乃是不能見諸實行的一套空理論。即使你如何鼓起勇氣，如何耐着勞苦，如何與窘迫相掙扎，總之，你只能在那個整個所謂教育制度的大機械當中受磨琢，你無論如何，也戰勝不過種種阻礙，束縛，把你所想到的，或者，從實教訓得來的計劃實行出來。於是，你只會感覺得你的無力，無助，渺小，由憤怒而羞慚，覺得自己犯了幫兇罪，把多少天真樸實的孩子們害了，無論在心智上，體魄上。我們拿什麼一套硬裝進孩子們的腦子裏呀？似乎我們只在轉賣

沒有選擇。又譬如我們那個當兵同學，這幾年當兵的生活，你是知道的。爲什麼？自己要捱餓受餓，要捱打受罵，要離鄉別井，捨棄了種田或做工的有益的工作不做。如果打死了，那是爲什麼呀？……又要我們如何去忠實地過？忠實於誰？——是否忠實於自己？」

又有人問：「假如我現在要走進『實際的』生活裏去，鍛鍊我自己，找一門『實在的』工作來做，可是找甚麼呀？什麼才算得『實際的生活』呀？我的力量有好大？誰同我幹？而吃的問題，住的問題，不更來煩擾人，掣制人嗎？」等等。

我的答復是簡單的，更不是一盤引古證今，引西證東的大道理。

第一，無論什麼生活，是甜是苦，身受是最切實不過的，牠勝於小說家的刻畫，理論家的解說。譬如，當兵的，教書的生活，絕非旁觀者所能深悉。即是他的觀察銳敏，也不如身受者所感知的深切。自然有的人，是身受而不知的，一種人是愚昧無識者（但這種人，如果有人能給他剖析說明，他會恍然大悟的。）一種人即是生活於其中，而不「忠實」於「生活」，不「忠實」於「自己」者。這時候我們當然只以饒者爲我們談論的對象。不管爲商爲農，爲工爲兵，爲小學教員，爲收稅卡員，爲大小衙門裏的雇員，那種種獨特環境所獨具的事象，錯綜複雜的事象，牠的冠冕堂皇的一面和陰暗而不可告人的（或爲公開的祕密的）一面，以及牠和其他社會事象的關聯。現社會——即使譬喻得不十分好——是一個得了不易挽救之疾的有機體，其各系統，各器官，各體系都是相關

聯着的一切，即使是病害，他受什麼制約，他制約什麼……等等，總之一言難盡。而這一切的一切，只有個中人才觀察得清楚，解剖得清楚，認識得清楚。——你可以在這種那種生活中，訓練你的觀察力，解剖力，理解力，判斷力，你可以想着如何認識社會之一部，之一面，因而學着如何認識社會之全機構。這不消說，是不容易的，是易致錯誤的。但人便是一種能靠「嘗試與錯誤」的方法而逐漸改正自己的錯誤以近於正確的動物。他會克服這個「難」，而變為容易的。假如你在早已經從書中讀了一些，這時，你可以拿來映證，假如你此時高興，拿書來證實你的見解，或和各派各宗的理論家商榷，從其中揀選（自然是從推理而不是從好惡）你所認為比較正確無誤的，於是你採取他，或多少修正他，那時，書對於你才特別顯得有用。而你才不是書的奴隸，某宗某派學說的迷信者。這是從「智」是從「行」上得來的。要「忠實」於「行」，才能「忠實」於「智之獲取」。你不能對於眼前生活的環境裏的一切人物事象，一味以馬虎了之；你不能對於你眼前所担负的工作——不管大小——一概以大致不差或敷衍了之，如此則你便是不忠實於你的行（即是不忠實於你的生活），而你將一無所得，或所得不切實際，離「真實」還遠。此外，你還該玩味一卅古人的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是，你該儘量客觀把你的成見和偏見除去。而這決不會減輕你忠實於行之熱忱與勇氣。無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在什麼人面前，你都是可以為「善」的。在你自己的能力以內，盡你自己的力，——那就夠了。在你的能力以外，你不能為你所欲之善，甚

至於有一種方阻礙你爲善，或竟強迫你爲惡。你應該了解這種方阻礙的來源，於是你該和他決戰。和同感的人聯合，那是最有効的。即不然，或勢不可能，你也該盡你的力之所能。比方，揭露他的真相，變夷他的幫手，折散他的台柱，等等。同時，時間最可靠的，最可尊貴的，是「現在」。你當抓着「現在」，「一放手，他便成了『過去』了。未來，是轉瞬間的「現在」，而且是和現在分不開的。我們不空悔恨於過去，老憧憬於將來。次則，最可靠的地方，是「此地」。切不要坐在此地，偷閑生氣，而做着遠遠的地方的夢。你可以到那地方去的，但你如何可以拋開此地的事不做呢？三則，於你最有關聯的人，是在你面前的人。你可以向他請教，你可以觀察他的行爲，你可以剖析他的心理，你可以幫助他，你可以勸告他——如其他有了過失，你可以引導他；你也可以掉過來，接受他的勸告，得他的幫助。你不要以爲他平庸無用，要知道，將社會制度變得更合理，是非常鉅大的工作，須得各種各樣人物的參加，「各盡所能」；單是「天才」，「專家」是不夠的。自然，在面前的人，是可以爲友爲仇的，而對於仇，更須要「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你如何放鬆他呢？

（上面的「現在」「此地」「當前的人」這三連珠，是從託爾斯泰的故事，——「三問題」中得來的道理，很值得我們接受的。）

但這并不反對你存着未來的理想，而要你執着現實，(watching)，而相信：凡存心的都是合理的。也不要你死縛在一個新在而不走動。——只有蠢得可憐的人，才得如

此誤解。

這可以答復那些提出來的問題了吧？

更具體點說，你那個當兵的朋友，從當兵的實生活中，感受到沒有當過兵的人所不能感受到的一切；而理解了與當兵有關的種種社會事象，而你也是。你假如不曾當過幾年的小學教員，也決不會有你如今的深切認識，而你會相信着那教育原理，小學行政，小學各科教學法……等等書上的漂亮理論，或公報上的不多實在的報告，與政府的法令規章，然而你不！你有了認識。你是從實生活上有了受用了！也許將來制度有改變，或其他情形如法令，經費，地方主持人物等等——有了改變，而結果竟會不同，但你從實生活所得的教訓，始終可以做你進一步去理解它的基本智識的。所以你不要抱怨你一無所得，其實你已經得其所得了。

又譬如你在教書的時候，不能如你的理想來教授或陶冶兒童。那些簡直出乎你的個人能力之外。但是，假如你不曾曠過你的責任，你時時刻刻在替兒童的心身發展作想，在自己能力內爲他們効勞，你雖不曾給與他們以你所欲給的，積極的教訓與鼓舞，而你也沒給他們注入什麼毒劑，也許你還在爲他們消毒，那末，你便是忠實於你的工作，忠實於你的理想，且忠實於你所愛的樸實而天真的兒童了——於你不是無所得的。當兵也是一樣，你應該愛護人民，不要欺凌他們，「爲鳶驅魚，爲叢驅爵」。

忽而你畢竟不安，煩躁；畢竟憤怒，空虛起來了，——爲了生活與理想間之不能合

一瞬距離，爲了更高的騰昇，更遠的躍進，更光耀的燃燒。這是你的生命的原動力，是火車的機關車。我在前一篇文字裏便這麼說過：「如果你倦於那種生活，如果已經熟習於那種生活，那週遭，那人物……你可以毅然地爲自己另換一種。」

所以，任何一種生活，都是實生活。即使是「非人的」生活，你仍可以從其中獲得你的寶貴的認識和教訓；不消說，那種生活，你如果打不破它，你也必須跳出它；而不會有人要你陷溺在裏面的。因而每一種生活，都可以鍛鍊自己，增進智識和技能。而且，任何工作，只要你「實在」在做，也便是「實際的」工作了。這兒，我們還要揀那實在的，——即使是平凡的，困難的：我們不需要甚多的猴子，反而需要更多駱駝，我們的只是澆花苗的肥料，而不是逗人賞玩的花。你不要先致疑你的力量有如何的小，你總信得下，你畢竟不是一點力量也沒有的人，那末，你盡你自己的力量吧！要同伴嗎？找！雖不是絕對可靠，但總是可靠的。你可以用理論說服人，用行爲薰染人，用人格感化人，你早遲會得到你的同伴的。猶如「路」要「走」才有，同伴也是要一路走一路找才有的。你首先不要輕視一切，給別人以零的分數，只看見他的壞處而不看見他的好處；——這是不對的。一個人總有短處；舍短（最好是能夠用種種方法來說正它）用長，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衣食的問題，到簡單得狠。如我所說，「只要你肯降低你的生活標準，你總可以活下去的。」

但是這兒，我也不是要你被動的，讓「天落豆蔻」落下來的你接着不放手。不，

工作（這兒不如改說「職業」更恰當些）是可以由你來選擇的。當你若有若干職業在前，任你選擇之時，自然，我是希望你選擇那能夠供給你較大的知識和技能，經驗和閱歷，那和你的理想距離不太遠（不消說，更不要矛盾），甚至於更有社會意義的。如果你沒有選擇的可能，則「得業」總比「失業」好；自己靠自己吃飯，總比做寄生蟲好。」我想，在廣大的社會裏，謀生的路子雖窄，總不致於非要你去當軍閥的走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鷹犬，帝國主義的偵探，……不可的。只要你不恥於職業之卑與賤。

你有了職業，你便不致凍餒而死，於是，你便可以看你週圍所接觸的人衆，你活動的範圍，以及剩給你的時間和精力，而決定你該担負起「什麼」「工作」與「如何」進行了。

深夜抽閑寫此，或有遺漏。至於文之工拙，則非所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夜。

經久我便想給你這樣一個提示了，即使沒有你的問，——而這問，在我是毫不覺得奇怪的，不突然，也不出乎意外。甚至於，那是我等待了許久的，你早就該提出這樣的問題了，而那是在教科書裏找不出答案來的。

你年青，你聰明，但年青而聰明的人却并不稀罕。稀罕的是，你能從狹隘的教室，自習室望出去，想探視這在你初看是簡單平易，但久而久之，却逐漸離奇而複雜，出乎你的意思的。你從小說中，從報紙上，從年紀較大的人的經歷的告訴，你，增長了你的知識擴大了你的眼界，提高了你的求知慾念，而且，使你的稚弱而天真的心，也分享了許多不幸的人的悲哀與苦痛，爲了許多快意的人的快意的事，而也會在你的心裏萌芽過超乎個人幸福以上的欣喜與憧憬。總之，你和家庭以外，學校以外的世界，有了精神上多的關聯；因而也長起了與大多數人同命運的，爲人間世夷去不平，即使犧牲自己也好，——那種崇高而可尊貴的情感。這情感就就了你將來所建築的人生的基。

自然，這也要歸功於你，你賦有較人高一等的聰慧，你才不致於被一堆教科書上的文字從早晨把你糾纏到晚，你可以掃清他們，分別該消化的，該僅乎涉獵一時的，該棄置的，而讓自己有閒暇的時間來窺探人間社會的生活的各種現象，以及求理解這些現象間的關係，和現象背後的謎樣的真實。消遣慵懶的心情與時光的小說的閱讀，——這一

段過程你是早已捱過的了！你已經知道了一些，自然那一些你還不能算真的「懂得」。許多讀物給你帶出了許多問題，引起你去要求解答，有些讀物給你一些解答，而別的讀物又給你另外一些。於是，單是情感的感受是不夠的了，你應有清明的理智來給你認識。

路，也許有多條；然而總有一條是比較可以引到更少的迷誤，更多希望的未來。而那一條路也許比別的路更不平，更多荆棘，更長，——因此，那也就更艱辛，更勞人跋涉了！於是，有那些更平坦的路，在遠處，而且，也容易走攏——這兒有一座香煙繚繞的巍峨的宮殿，掛着了隱約可見的「成功」或「止境」的招旗，而且，雖說也不平，也有荊蔓，然而却有權勢與財富的可靠的預期。前者走的人是如何寥寥；後者走的人是如何躊躇，「該是那一條路呢」？

你會讀過巴金譯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那個敢於跨進門檻去的女子，的確使千千萬萬的讀者感動欽佩！而這種女性，在中國，即使少有，但却也是逐漸多起來的了。

你的正萌動增長的崇高情感要求你行動，實踐，然而你的認識的不確定，却使你躊躇。如何辦？向那兒走？於是你的問題便這樣提出來了。真的，在開船之前，必定先要知道「開到那兒去」；而「船」是應該先有的。有了方向，我們才可以從荊棘蔓草中走出一條路來！

你會記得路？在「門檻」裏，最後，有這麼一個詰問：

「你知道在將來的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有的這信仰，你會認為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年的生命？」

無數條路都有牠們各自的「招呼者」，各自的「跋涉者」，各自的「聖徒」，各自的「殉道者」。然而，踏進那條路去呢？——如果已經信得下自家有了這麼樣的意志和犧牲的精神。

我自己是有了信仰的人，我雖不曾明說過我的信仰，但聰明的你，是早已經理會了的。可是我從不會像任何牧師和說教人那樣，以動人的字句，甜蜜的預計，來挑動人的虛榮心或勢利心，甚或急功好利的心，來招募己方的隊伍。或者以艱深的術語，以難懂的玄學，以幻惑無定的原則，來利用人的敬畏心，宗教的情緒，盲目的迷信心，來收納「門下」——我教人善用自己的思考，善用自己的理智，懷疑，分析……以科學的頭腦，求得一正確而可靠的答案。一句話，我不以死「教義」(doctrines)來炫惑人，麻痺人，或「強迫催眠」人。於是，當你向我問「路」時，我不曾給你指出「路」。

你的話是有理的。你說「如其一個人要全憑智識學問，則學問智識無涯，人的智識永遠是殘缺不完的。如果要將複雜而多變的社會事象，各家學說思想，完全理解，以為「正確」而「可靠」，然後以之為行為的舵向，人生的鵠的，則人之生命有涯，恐終無此可能！」

但我的話却並不是那麼一種學究式的解決法。

我以為社會現象，即使異常錯綜複雜而多變，但社會上不公平，不平等，不自由的事實之存在，而此存在又全基礎於社會制度上——有政治上之人統治人，有經濟上之人剝削人，這是無可否認無可辯解的事實。而人類的努力，便是要除掉他們，代之以公正的，平等自由的，和諧的社會。你的自發的崇高的情感，想與人類共休戚的情感，會推動你去尋求代替它們的理想，甚至於具體的綱領或方案，將它建造在這大地之上。無論人類的歷史，有或多或少的像在兜着來回的圈子，但「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便有兩種思想和行動的潮流在其中對抗並進。」「人類的全歷史是社會的鬥爭史，是兩個社會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間不斷的鬥爭史。」不管代表「壓伏」和「剝削」的集團的組織，叫做種種什麼不同樣的名稱，不管民衆在爭自由爭解放的鬥爭中，受過多少次的驅逐，——以暴易暴，真不知重複多少回了！——然而，我們，走的是用大多數生產者的創造想建設的能力，由他們的種種協助的團結，來保護自己，反抗那少數的寄生者階級，將新的社會組織建立在自由平等公道的原則之上的路，這路，便是我們該走的。

這條路實在遠遠，自有人類以來差不多便開步走了！這條路也實在多岔，而岔路有時是顯得比正路平坦，易到，有着可以遠遠望見的「成功」和「幸福」的招旗，這是急功好利的人，功利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所喜歡的，而多少以個人權勢利益為中心的「英雄」，更容易將羣衆引到這條路上。「握取民衆」，以「民衆之利益」這名義來號召，

於是，結果來，革命被中斷，民衆被欺騙，而且，民衆用血與生命爭取來的勝利，又被篡竊了！民衆重新貼伏着奉事新的王，新的主人（這主人，不管用什麼名號，帝王，執政，獨裁者，領袖，……）。於是，久而久之，便重來新的幻滅，新的覺醒，新的掙扎，新的醞釀，新的革命，仍然走上原來未走完的大路。

然而仍有人認那引向更厲害的「不自由」，「專制」，「剝削」的路為走向「進步的」，「解放」的路，而譏「自由」為小布爾喬亞的成見。他們妄想攪有一切權力——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的總機構，製造「專斷」，「壓迫」，與「官僚政治」的總機械，會自身否定而蛻變成一個自由的，無強權，無階級的社會；不再經過暴力的革命。這種神話，是我們不信的。

現世代是個空前的反動世代，超過中世紀的黑暗和梅特涅的反動。因為便連反對不公正與專制剝削的隊伍，也有不少——甚至於多數——都在乞助於強權與專制，他們否定了自由，把他看成了放縱與搗亂，他們否定了無強權的人類社會組織之可能，而把他看成烏托邦，甚至看成「無秩序」的同義字，利用強權與暴力的機械，利用人類習得的權勢慾和怯懦，愚昧與盲從，他們的新的王國是比較容易建立起來，而奠定一個新形式的壓制與剝削的組織的。這新的國家形式會聖化起來，會堡壘化起來，會固定化起來，讓人們空為「最後戰爭」而喪失了無數的生命，換來的是新的帝王，新的宗教，新的啓示，新的紙上的條文。遠遠地更成爲一種誘引的目標，讓無數的青年戰士走上那條路。

我們便在這個大反動的世代裏，爲人類更光明的未來，爲人類保存一星星自由，自治，互助，聯合與連帶的火種，而讓人類從新的幻滅中覺醒過來的時候，成爲第一聲的春雷罷！

精細地觀察，向下層勞苦的大衆，那直樸，坦率，勤勞的大衆中觀察一吓罷！爭求自由的欲求深藏在人們的心底的，不能拔除的，成爲本性一顧的東西的，而且，有意無意的，會在喜怒哀樂，言說與行動間表現出來。他們也就靠着了「聯合與連帶」來維持他們的生存與敲吸他們的膏血的勢力相抗，這種覺醒了的，有新社會理想與行動綱領和策畫的勢力，是不可侮的，是必勝的；新社會的細胞，的萌芽，便存在在社會財富生產者的組織中。這在現今西班牙鬥爭中，已經有過具體的實現，即使從左右兩方面受盡了法西斯主義者，自由資本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的中傷與誹謗，而事實的光，却仍然從濃密的雲霧之中放射出來。這種組織的新形式加上近代的科學發明，技術改善，未來的自由社會，立脚於無壓制無剝削之上的社會制度，決不是空想的，而且，如果不是岔路的誤引，與人力的分散與浪費，這路，會不致於距我們太遠的罷？

要走這條路，單是有崇高的救世的感情還不夠。那還需得最清明的頭腦，卓見，與堅強的意志，與最持久的勇氣。說「最」，這不只是普通文字上，修辭上的贅詞，而是真實的，毫無誇大的話。要如此你才不會中道而自起狐疑，踟躕不進，或牽引於別的誘惑，以致走着歧誤的路。

認識是容易的，走路却很難。指路是容易的，然而走上路，和路上的種種數不清的，形形色色的障礙與誘惑相戰鬥的，却是走路者自身，而決不是指路者。

走上這路的人，是「一個聖人」，是一個「瘋婆子」！以上的話，不管是從另一種文體來表現與「門檻」同一的思想，聰明的你，是會了解的罷？于是，你當知道，看書求知識的作用在那裏，而人決不僅是各種智識的倉庫或萬卷藏書樓。同樣，單是你的崇高的感情，——對被侮辱者以及被凌踐者的同情，憐憫與悲憤，也決不能結出果實，動搖這惡制度的分毫。讓這情感做基礎，做動力，而和你的認識相結合，讓堅決的意志來維持這動力，以清明的認識為指南針，於是，你的言行，你的一生，即使失敗，即使飽受了創痛，你會給同路者以鼓舞，給後來者以先例，給愚盲者以光明，給睡夢者以警喚。你在另一意義上說，你是成功了，你是聖者。這遼遠的路，將會為你們的努力而縮短。社會的惡，是得着多方面的支持的，最後的「犁庭掃穴」，尚須較長期的準備。但我們既已認清了那罪惡之根，則我們（自然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於微弱的）盡我們可能的力，不失去任何機會，去暴露這「惡」的任一隱秘的形象與真相，或去拔除牠的任一支持的勢力，都是，忠實於崇高的情感，崇高的理想，忠實於你的人生，與所走的路！

很歉然，我沒有許多充裕的時間，來寫下我想說的話，而我敢斷定，有許多像你一樣的問題的青年，正等待這樣的一種解答，因此，我在百忙中也他不能不提我的筆來

了。我希望我將來再有這樣的機會，來寫這篇文字所不會提到的或遺忘的種種。
這路，——如我所指——不是無人的。至少，我便是正在向前跋涉的一個。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

有問之答

往事又重現心頭：

是四年前的事了，重慶一個年輕的朋友，來信告訴我說，「真理是在『火與血』一面的。」意思說，我們不該光在理論上批判他們。那時，我曾在我的「無問之答」裏答復他：「人說，『流血的所在便是真理之所在，』也許是真的。因為我們的血流得太少了。可是，『以暴易暴的流血』的那真理，不也更容易消失麼？我們曾看見好幾次流血的真理——從辛亥革命起。而這些真理，都幻象一樣地消失了。如果那有血有火的地方，便是真理之所在，則我們只消一踏進『他們的』那『門檻』，便會小爆裂也不會有而幻滅了的。……撕碎一切喬裝的真理的道袍，不分前來後到，那是我們的責任，炫惑於目前的幻象的真，而把人衆引到新宙斯(Neus)的神座下俯伏，不是太糟踏了普洛美秀斯的火種麼？……我們將始終是人間的金字塔頂點的反抗者，未必要我們蒙着心眼而出賣一次大衆麼？」

四年後，我在一篇叫「路」的短文裏，又以差不多同樣的筆調再表示過一次。另一個青年，他是我的學生，在去年十二月給我來信說「……在這尚在徬徨中內心免不掉空虛的我，儘管有點理想的模糊的光輪，但尚不足以完全指導行動的（案當是『渴望行動的』）我，那不可多得的人生之福音，在此時，要迫切地，感覺着需要。……並

且莫有從前那麼怯弱了。這怕是許多小說和一些談着真理的論文給我以力，智慧，理想的結果。……」又三個月後，他來信說，「因了理想的召喚和時代的激盪，引起了我的行動的要求，我懷着滿腔的熱望，到那遼遠的，夢想的，最抗日，最民主，最自由平等的地方去了。也許到那地方，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樣好，說不定也會感到幻滅的悲哀。但一度幻滅，也是一度經驗，對我不無益處。……」在起行前後，還要我表示意見，而我却是無特別意見可以表示的。我并不要以某字號招徠者的資格，擋着別人去考量別家字號的貨。決不！我甚至於甯願失去一個同路人。我們從不是教義的盲信者，我們重視理性與自主的抉擇，因之，我們也尊重他人的理性使用與抉擇的自由。去，親自對證，是很值得贊許的，有理性與辨識力的人，決不會被欺於浮表的景象，被麻醉於與理想相反的事實。的確，如果幻滅，那是一度寶貴的經驗；如果理性認可了，那他正是「得其所。」其後，萍人也這樣來問我，而我也曾這樣當面告訴他。

差不多又三個月了。我得到筱的信。她轉告我，說：「X在一月前曾有過一封信來。他說：那裏仍有禁止學生看『異己的』刊物，和檢查來信的舉動。不過，他在那裏是和一些富有熱情的青年處在一塊，而且過的是一種有組織，有訓練，有紀律的團體生活。他好像習慣於那種生活，還沒有感覺到精神上有好大的痛苦一樣！」

祝福他！他已經面對着現實了！「禁止看異己的刊物，檢查來信，」那是「最自由」，「最民主」的所在。的現實。也許他是感覺到一些兒幻滅的。可是，那兒的刻苦的緊張

的生活，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生活，這是任何正當於生活力，渴求活動的青年們所追求的，那自然比窒悶的，不能活動的，比較孤獨的生活好得多，也值得更多的留戀。也許，因此，幻滅被新的憧憬克服了，催眠了；也許，「好像」習慣於那種生活，而忘去了「禁止……檢查……」之和「最自由」「最民主」之不相容。祝福他！我們有的只是祝福！如果從前的希求自由的理想，不會在他的心懷裏斷了氣息，那終有一天會甦然醒覺過來的。

在他們覺得，不到那兒去又幹甚麼呢？窒悶，無工作！不能過着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生活！不能增加經驗，認識，學得技能！——於是他們走了，去找尋他們所缺少的。而況，這兒的政治環境並不允許他們如意的活動！而況，人們不能給他們以合適的工作，和所希望的種種。

豈只此？許多不曾走動的青年，住在學校裏的，過着職業生活的，閒居的，他們何嘗不在抱怨着客觀的環境不允許他們自由活動，而人們又不給他們以工作，以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生活過！於是，他們「因了理想的召喚，和時代的激盪，引起了行動的要求，」便煩躁，不安，失望，跟着「轉向」或「墮落」了！

其實，第一，行動是隨處都可以行動的！一定要擇那最自由的地方（姑不說這種地方，現時不會有），最少抵抗，最少阻礙的地方，去行動，那是急功好利，是偷惰。那不自由的地方，障礙大的地方，假如不當遺棄，又讓誰來行動呢？如果不是絕對不可能

「那末，正爲最不自由，正爲阻礙多，正爲同志少，我們應該留在那裏！波蘭顯克微支的大著『你往何處去？』裏，『回羅馬去！』的精神，是必得其僞的！『流放』與『逃亡』，原是『不得已』的事！學習工作與學習自由是兩件事，前者是在抵抗力愈大，阻礙愈多的地方，愈能學習。從陽光照射之處鑽到地底下去，不是爲的貪眠，而是爲更緊張，更有意義的活動。」

其次，工作不是別人給予或指派的！而工作本身亦不能走到你的面前來找你。有團體的地方，工作也必須你自己担任，即使分派你去做，而你也應該以創意和自發的精神去幹的。使團體生命更活躍，工作更進展，範圍更擴張，是每一個份子自己的事，不要只依着團體的條文，或首領的指令，做着機械的工作爲滿足。個人應當對團體負起責任來。這「責任」不只是消極的意義。如果團體不存在的地方，那末，宣傳，吸收新份子，創立團體，計劃工作，依環境的可能，按步驟活動，那便是行動，也便是工作，即使是一個短時期不成功，「忍耐」與「候機」，「抓着最先的機會」，是一個革命青年所應修養的本事。自然「候機」是絕不同於「守株待兔」的。

一個團體的工作多得很多。從宣傳與組織兩大項下，可以分出許多，即使是最艱難最有力的環境裏，也可以找出埋頭苦幹的工作來。自然，效率的提高，我們是應當講求的，可是，我們必得抱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而將「急功好利」，「貪求聲譽」的心拋掉。次則，工作無分鉅細。也用不着爭求重大者而不屑於微小者。一個團

體好似一個有機體，我們不能認為那種可無，那種應該壓倒其餘，而為畸形的發展。審度自己的能力，素養，甚或興趣，擔負起勝任的工作，即使是最細，最不足重（其實這輕重之分，不是絕對的）的工作（在一種工作新發動的時候，更其如此），也要負起，從這點起，開步走。學習，從實際工作中學習，從先輩學習，從同輩學習，從失敗與錯誤中獲得寶貴的經驗，這樣，你的力量上增，你的效能便也加大，而你也就會長成，成熟，成為一個鋼鐵的人物了！

溫室裏培養不出傲霜耐暑的花木來。抵抗力最小，障礙最少，而幾乎處處都是己黨的威權所能達的所在，人人都在「禁止……檢查……」那麼樣的「最自由」「最民主」狀態下成了「一致」的膜拜者，要從其中訓練出鉅大的能力來，我是不敢十分相信的！而且，更要從那兒學得什麼真理，——發展自己的理解力，辨識力，判斷力，我更是不能相信的！也許有一點最能夠學得，那便是服從「紀律」，「服從」的能耐與堅信——服從渠魁的指令，服從經典，等等……

青年人最愛自由，但也會炫耀于紀律與訓練。爲了後者，可以捐棄前者。我在這兒，尚不打算談論「自由的絕對性」的問題。爲了達到某種更高的目的，爲了實行某種有組織有步驟的綱領，爲了造就勝任的工作者，爲了協調與齊整，爲了更大的效率，訓練是必須的。我們不是反對組織者，反之，我們非常重視組織，我們所贊許的組織的形態是「聯合主義」，我們要求每一個分子都有平均的發展，他們的創意力都被尊重。人人

都該盡他自己所承認的義務，人人都遵從大眾的決議——共同工作，達到共同目的。他在團體中毫不失去創始精神，獨立精神，批評精神，這樣的團體，絕不希望有一個盲目服從的份子，猶如絕對不要一個「擅專」與「獨斷」的首領一樣，聯合主義的精神是「共同負責」，絕決不容認粗劣的個人主義的弊害，所謂共同負責，便是：團體對每個團員的工作活動負責，反過來，對於團體的工作活動，每個團員也皆負責。這兒，我們可以看見的，不是軍隊式的訓練與紀律，也不是政黨式的訓練與紀律。不是「死條文」，也不是「階層的絕對服從」而是「休戚連帶」與「共同負責」，條文是次要的。在這種氛圍氣，「理解」代替了「猜疑」，「信任」代替了「恐懼」，「自願」代替了「強迫」，那是不會有「禁止……檢查……」的。

這不只是原則，而且還是「實際」。小組織，大聯合，那不是一個散漫無力的清談的團體。絕不！你可以掉過頭去看看西班牙 F. A. I. C. N. T. 所成就的革命成績，建設的工作，那不是僅憑一二「莫須有」的罪名所掩蔽得了的。

在這個大時代裏。這樣的青年團體，急應建立起來，而且也建立起來了！建立這樣的團體是工作，有了這樣的團體，更不愁沒得工作做，為此而努力，而掙扎，而獻身，正是時代對於勇敢的前進的青年的召喚。但這條「路」——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工作，到牠的完全實現止，拿「走路」來譬喻——是多荊棘的，崎嶇的。這一點，我相信現代青年，到不在意。可是牠又是行人稀落的，不熱鬧和不擁擠的。即是說：我們是「少

數」。(在全世界各國，單單除掉西班牙和法西執政的意大利前)自然一切最進步，最革命的黨，最先都是少數，這却和急功好利的，好熱鬧的有些青年人的心性是不合的。而努力的結果，永遠不會富有鉅萬，也永不會成為獨裁的 Dictator 或 Judge 或 Dictator，甚至於做不到「官僚政治」裏的一個「委員老爺」，更沒有人服從他的專擅的指令。……

不過，正惟是這樣，牠的前途反而是樂觀的。牠不會走到機會主義，不會走到改良主義，不會走到官僚主義，不會走到強權主義。走上的人，是沒有虛榮心，權勢心，名利心，如果有，他早遲必須幻滅於他的貪慾之無着而轉向，於是，走在路上的人，是更其純潔的，有崇高的理想與犧牲精神的男女。

因一切浮面的，欺瞞的，買空賣空者的逐漸顯露原形，因虛偽的德模克拉西，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強權的馬克斯主義，斯大林主義之不能為世界的無產者謀真實的解放，這條路是富有希望的，是必然會被全世界最進步的，最革命的青年男女採取的！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夜。

餌

(二)

謝謝你——久來對於我的誠懇和親切；更感謝你對於我的「信任」。

然而我報酬給你的，除了同樣的誠懇和親切而外，還有一個「餌」。

「餌」，——是多麼令人吃驚的一個名詞呀！從「餌」便想到了釣者的機心和被釣者的無辜。然而我，居然對你說出這麼飽含殺伐氣味的話頭來，我不是瘋癲了麼？

不的！

社會幾乎無處不是餌；人投餌：有時連自己也要找一個可以釣着自己的餌。有的餌可以令吞餌者沉淪墮落；有的餌可以令吞餌者騰昇得救。有的投餌的人，懷着殘人利己的心，以被釣者爲魚肉的一羣；有的投餌者，反之，他自己便是吞餌的人，他認定吞食了「這一」餌，才可以免於吞食「那一」餌。他知道：社會無處不是餌，人生無有不吞食餌者，他以爲「這一」餌，是第一可以使自己昇騰的，即使苦了肉體，却救了靈魂；第二，是使人不迷戀於過去的骸骨，現在的殭勢，而邁步朝向未來的，他使小我與大我同利害，同休戚，他要爲人類服務，而甘願釘上十字架，他是以誠懇之心，無一點利己的念頭，拿他的餌來餌人的。他以焦渴的靈魂，以忠貞的信念，以坦白的胸襟，來接待人，——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是處在什麼一個社會裏，而周圍的人，（他們是各自吞食

了另一種，而同時想以這種餌來餌人；或只以釣者漁者的機心來垂釣，而以被釣者爲他們的餌上魚肉的。會以離經叛道的人相視，會以他們的道德的標準來繩量這一個人，來判斷這一個人是好是壞。然而他們所用的判斷標準，却正是他所否認了的。

再說，餌，種類真多得很：富，貴，利，達，權，勢，金錢，酒色的沉湎，奢靡的生活，安易舒適——雖然是奴隸玩偶的生活——等等。再則，天上的宗教，地上的樂園，做神的羔羊，做人的臣妾，做舊禮教（這禮教的基礎，是建築在「犧牲」一階級或一性來爲另一階級另一性的特權和優越的利益的）的犧牲等等，……

你看，聰明的朋友，你能說你能夠在現實社會中生活，而不吞食任何一種「餌」麼？或此，或彼！因爲你不能逃出這個社會，這個人羣以外去生活。

魚，他可不去吞食垂釣者的餌，而人間，却無處不是餌的。

畫龍點睛：這「餌」，便是對於社會對於人生的看法，亦即是對於自己行爲所安下的規範，亦即是人生所朝向的目的。

然則，我給你，不，不只你，還有許許多多人，——以什麼一種餌呢？你會恍然的——假如你不拒絕我向下投下「這一種」餌，或你覺得這種「餌」，是若干種類的「餌」中，最可吞食的一種，那麼，我將不放棄我投餌的工作，而且，還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來投餌。

朋友，你會怪我好的字眼不用，而偏來使用這麼一個釣餌的字吧？這是有原故的，

而這原故，我想你知道。

而這種投餌的人，他所有的新樂趣，是工作之樂，是收穫之樂，是未來的希望之樂，是舊的破壞新的萌芽與成長之樂，是同志間親切的情誼之樂，是休戚相關之樂，是共同奮鬥之樂，是共同犧牲之樂，……等等。此外，他是一無所有的，權勢，富貴，利達，安逸，榮名等等。

他不會騙過人，把那辛苦「餌」包上糖衣。他先警告來嘗的人，說出那是如何如何的辛與苦。

「願者上鈞」，一個流行的大衆語，用在這兒是最恰當不過的。

那麼你當知道，我便以你對我的同樣的親切，同樣的誠懇，同樣的坦白，來向你投如上的餌。我所要求於你的是什麼？你當然知道了！什麼苦在前頭，什麼樂在前頭，你是意想得到，而你愈向前走，便愈可以證實的。

(二)

我記得，有一天，我告訴過你說，這社會制度，無時不以「不合理的」風俗，習慣，輿論，宗教，法律來束縛人的自由與創造力，而不讓人自由上長，這些都是要人對於國家的權威，特權者的權威，表示而且實行忠順與服從的。我更說過，每一個人，當年事正長的青年時代，都深深地感覺到他的旺盛的精力，他的合理的「欲望」，他的崇高理想，處處都受了箝制，處處都和現制度矛盾。然而，有一等人便知難退讓，愈退讓，

社會的箝束便愈甚，又豈只此？他自己一點「不完全的經驗」，加上他的「愚昧」與「怯懦」，更一同來增長箝束的勢力，純至他投降，而且，變為這不合理的現社會制度的禁卒與嚮導，進而監視且迫害那些敢於反抗，敢於反叛的個人為止。

我說過，你如果不屈於箝束與壓迫，自始便和牠奮鬥，不妥協，不退讓，不屈服，你會得着最後的勝利；你更可以在社會的庸衆之中矗立起來。你所需要的便是「認識」，「勇敢」，「耐苦」與「持久」。

第一，你應該知道謀生活的方法很多，次則，你切不可使你的生活慾望——這兒是指衣食住的慾望——提高。如此，則家庭的威力，社會的威力，都將把你沒有辦法而不能屈服你，因為你可以獨自謀生（當然，你自己會逐漸奮鬥下去，而把你的生活改善的），你可以不為更舒適安享的生活所誘，而將你的自由與創造，獨立與自主去掉換牠們。

而況在這一個變動的時代中，舊社會制度固然有牠的殘存的勢力，但對抗的勢力却不是不存在的。又豈只此？這對抗的勢力，更在跟着這大時代的變動而增大。只要你始終不退讓，不屈服，你決不會「孤獨無助」，你決不會奮鬥不出一條「自生之路」來的。

而況，在中國，這個獵食飛蟲的蜘蛛網，自來就「支離破碎」。你還可以逃，你還可以到另一個陌生的所在，逃避你現下所遭受的最切迫的危害！

我曾說過，最利害的「拿人手段」是「溫情主義」。最狡詐最利害的企業家以此來貼伏工人；苛暴的政府亦常在「民變」的前夕，來撫輯不安的羊衆，豫防禍患。以子女爲私產，而注意支配其婚姻，學業，職業，思想行動的父母，其慣常使用（或在使用暴壓而無效的時候）而幾乎無不有效的手段，是溫情主義。

我曾說過，不怕「暴壓」，不怕「軟化」，不怕「一時的沉悶」，如止水的环境，——你便會獲得對社會的勝利！

我曾說過，你如果寶貴你的人格的尊嚴，精神的獨立與自主；你如果寧願戰鬥而死，不願屈辱而生，如是，你既可以獲得肉體的生存，又可以獲得精神的自主。否則，爲了你肉體的安舒，你只能得到精神的夭死。

然而有的人，却正以爲肉體的安舒，平凡的過活，對舊制度的妥協，才是正當的行徑。老師以此教他的弟子，父母以此愛他的兒女，兄弟以此來督責他的弟妹，朋友以此來忠告他的朋友。他們要人隄防「洪水猛獸」的思想，要人隄防那危害現社會制度的不法人物，要人遠避他。說，他會鉤上你，他的說教，他的宣傳，無非是誘人的餌；說，他說的道理是對的，我也是這樣贊成，這樣想。不過，牠的理想太高了，和現狀太不合，所以，你應該「如此」你不應該「如彼」，否則，你會受人誘惑，你會墮入陷阱，爲人魚肉，……等等。

他們說，他們的教導，警告，戒勸，監視，督責，……一切皆源於「愛」。愛

啊，天下許多罪惡，皆假汝之名義以行！

猥褻之愛，庸俗之愛，鹿豕之愛；屠夫之愛，獄卒之愛，……靠了這種「愛」的力量，舊社會制度多添無數犧牲，也多得殘存若干世紀！

我敢於斷言，我的話，沒有一點兒過激，沒有一點兒誇大，我只慚愧我的心，覺得到他的壞惡的結果，而我的筆力却弱到了不能將它盡量地暴露出來。

可是，我這兒所說的，不是指某一件事實，也不是指某一些人，我是在述說真理，我是在指撥那最動聽最感人的，隱蔽真理，挫敗勇氣，導人於屈服與沉淪的，一種「惡」的實體。

(三)

我想，你曾經看見過我寫的（篇叫做「原理與行動的一致」的文字吧？我說：「原理，是實際行動的舵。」而我們的原理，第一是可以實現於行動的；第二，即使在各時代，各地方，都能盡其「指導作用」……第三，離開實際，原理僅是渺茫的理想，是烏托邦；然而離開原理，實際的行動，只是盲目的行動，……我說「實際行動」，自然是包括了「日常生活」或說「私生活」的，我又說過：「然而實際行動——在一種原理的信奉者方面，如何可以拋開原理，把它和實際的行動分離，說，這要顧現實，這要顧現勢。說，原理只是我們的理想，理想距事實還差得遠，……等等呢？於是，在他們，原理僅等於「安心立命」的宗教迷信，而在實際行動上，却完全與他不相關涉。」（驚

熱二卷四期。

我們如何可以設想一個「真的」，「重新估定一切社會價值」者，一個「真的」，「現社會制度的否定論者」，一個「真的」，「新社會觀」，「新人生觀」，「新道德觀」的信奉者，「思想會與行為不一致呢？至少會自願地使思想與日常生活相矛盾呢？會不竭盡其力，使它們互相接近以至於諧合呢？」

我們如何可以設想一個真的社會價值革命論者，會生活於二重人格之下？我們如何可以設想一個真的新社會價值論者，會使他所鄙棄的，所指譏的，所要摧毀的觀念形態，來做他的認識標準或判斷標準呢？

他的善惡，是非，真美醜的觀念的標準，是不同於衆人的。他可以被人目爲怪誕，狂妄或不道德，然而他將別人強迫他或勒逼他接受的「正當」，「道德」，踐踏在足下。他讓社會的庸衆給他以唾罵，譏嘲，攻擊甚至迫害，他決不願意捨棄他的良心，換來庸衆的親近和喜悅。

然而，有些青年人却是易於相信某某一種，制度之不合理，某某一種道德之荒謬，而當其判斷事理時——尤其是當這事理和他自身有或多或少的關係時——也許因爲社會習染未能盡除的緣因吧？——每很容易牢握那種荒謬的道德觀念來做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每很容易因此而無意識地做了那種不合理的制度的擁護人。這不是非常可悲的事嗎？假使蘇格拉底，耶穌，生在今日，焉知其不爲今日的希臘主義學者或虔誠的耶穌教

徒所迫害？而惡例與崇拜鄧肯，高德曼或柯倫泰的人，爲他們一朝遇見了和鄧肯，高德曼，或柯倫泰一般勇敢，蔑視舊的性道德，而生活於他們的新性道德之上婦女，不以「敗德」的「淫蕩」的婦女來看待她們，而加以惡毒的指斥，甚至於迫害的。

但是，革命的青年，却是必須使思想和日常的實際活動相一致的，而「判斷」卽是一種實際活動。這自然是不容易的，但却非加意刻苦地修養不可！

隨手寫成，這時已經是十二點過後，我慚愧我的筆拙，終於不能將我心裏要說的話一齊寫下來，但「舉一反三」，我想，我的誠懇而率直的心，是當得你的尊重與承受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錄

路

劍岑

「路是走出來的，對於不舉足的人，路便沒有。」

不過，人之要走路，乃爲了某種目的，想達到某個所在，而不是「爲走路而走路」，因之，所踏上的路是否能引我們企求的結果，是須得注意的，這一點不可忽略。

如果在沙漠裏，在未會開闢的叢莽中，自然只好由自己去尋求，開出一條路來，但仍須尋準方向，留心一切可能發生的結果，而不是瞎闖，若是面前已經有了別人修築好的路，情形其實還是一樣，只不過我們須得做的不是開闢與尋覓，而是選擇罷了，方向依然是極要緊的。

瞎闖而能走入正確的道路，機會少得很，走入了歧途，而能察覺，雖不退回來只重新走過，已經耽誤了時光，枉耗了精力，對於自己，對於事業，都是一種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雖然由此或曾培養煅煉了勇健的的活力，也是得不償失，而且，這活力在走正確的路時，我們一樣可以獲得，如果竟迷惑到至死不悟，或無法另走，其錯誤尤其重大，因爲自己的精力只耗費於做些荒謬的事，阻礙了別人的路道。

人生的路上，途徑紛歧，而目標却只有一個（那便是個人與全體的自由和安樂），因之正確的路的數目，也使極少——其他的大部分，不是兜圈子，便是絕路——。瞎闖是

不行的，必須看準方向。

各種路上都有領路人，他們的話也不妨聽取，但重要的還是要看準方向，留心一切路上可能發生的結果，不要爲說得天花亂墜的話所迷惑，不要困了別人的拉，便跟了跑。門面講究，伙計在店口拉主顧的店子裏，未必有好貨色，不要單用眼與耳，還要用「你的」思想。

起初方向不差的路，有時只有半截，有時中途轉彎，所以不僅出發時，而且在出發後，隨時隨地都要看準方向。

隨着引路的人走很可以，但如果要被一根繩子牽着走，還是不要去被拴起來的好，到那時如果你想要走開，就不容易辦到了。

路是走出來的，但一面走一面還須當心路之是否正確。

寫在「路」的後面

先 憂

我自己濫竽教育事業十年，常與青年們接近，知道現在有不少的青年們，正在徘徊歧路，不知走向何處的好。却也還有不少的自命指路者，自己連路都認不清楚，隨時盲人領盲人地把一些青年們導入歧途。更有一些人們，爲着自己的私利，竟有意地把許多純潔而可愛的青年們誘入陷阱之路。這樣的情形，是我十年來親眼所見過，親耳所聽過，而使我痛心疾首的！

我自己不斷地找路，爲我自己和一切的青年們要尋出一條光明大路，由那條路可以達到人類的樂園。在那樂園裏充滿着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沒有私，沒有恨，沒有一切的強權，所有的人們都是依靠「人類相互扶助」的原則而生活着。

劍波是我們尋路的伴侶中最努力的一員，他十七八年來繼續不斷地向着我們所找着的光明大路努力邁進，同時又大聲疾呼地爲許多青年們指路。但是他却從沒有誘惑他們，也沒有強逼他們；他只是苦口地向青年們敘述出那向光明大道的途徑，和怎樣去走的方法，更大無畏地把途中的一切障礙和許多崎嶇小路的危險盡情地告訴出來。他熱烈地希望人們去到光明大路；但是他要人們自己認清楚了自己去走。並且還要自己去開墾，去建造人類的樂園，這是他和一般只教人們走向天國去享受的自命指路者大不同的地方。

他這本「路」裏的五篇文章，多是我所讀過而深受感動的。他們給了我不少的興奮，給了我不少的力量；我願很誠懇地介紹於一般正徘徊歧途的青年們。希望你們熟讀了，再仔細地思想，然後再堅強你們的認識，更進而足踏實地走去。劍波的文章自然優美；但是我決不願你們只是欣賞他的文章，要你們從他的文章裏得着實生活的糧食而實地去努力生活。換言之：就是照着他所指示的路，自己挺着身子一往直前地走去，不過要踏上他所指示的途程，自己必須要先準備着「信仰」與「熱誠」，更要帶着你自己的「汗」和「血」。要知道他所給你們指示的路，實在是光明大路；不過要達到，必得要付相當的代價，它的代價就是「汗」與「血」。

這本書裏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作者把他自己在數年來許多青年向他隨時所要求解答的切身問題綜合起來而誠懇地給予的一個答覆。我相信這些問題也的確是一般青年所正要求解答的。

願尋找生活之路而要實地好好去生活的人們，必得先仔細地讀這本「路」。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

版權所有

今日書
第一小叢
種

路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版

著者 盧劍波

發行者 今日出版合作社

重慶商興場西二街十五號

代售處

廣州文化生活出版社

成都開明書店

嘉定開明書店

18 NOV. 1938

82
212183
12

定價 \$15